

# 歷史滔滔洪流中的一個回聲

## ——徐希媚小說《風塵芻狗》跋



(接上期)誰都在苟且著。生下來，活下去，是全部的意義所在。

余若水成了失去方向的遊魂之後，也只能用另一位男人的鮮紅來裝扮自己“黑色”的軀殼。當她決定把自己的肉身拋出去，嫁給那縷亮紅時。她默言道：“多麼卑微的伎倆啊，他是你要找到的真愛嗎？可是，哪裡有真愛？吳不群找到了嗎？詩睿找到了嗎？”

作者在敘述余若水和文工團幾對年輕人的愛情和婚姻生活時，沒有聲嘶力竭的感情釋放，而是用敘述、描寫、抒情、議論融合交錯，使小說在很大程度上增強了真實感。從而揭示了那個荒唐時代裡性與愛的畸形和普遍存在的“婚姻行為政治化”和“婚姻關係功利化”的特點。

余若水和冷面軍人的結婚，不知有多少是青春荷爾蒙的作用，那是她在時代無情的洪流中想抓住的一根改變她命運的稻草。那時她是一個被趕下舞臺，打入十八層地獄的人，她不甘受這份屈辱，想換個活法，想改變自己的身份；儘管她對他沒感覺，他也不是她理想的那一半；余若水需要從冷漠和被蔑視的包圍中逃出來。

雖然《風塵芻狗》中余若水和那些男男女女命運的沉浮，都與他們的時代有著密切的關聯。但我卻看到了不同年代裡，青春和愛情常常是同一副面孔。

想當初，我們同來澳洲留學的那批女孩子，為了生活和一張綠卡，不少人也是低嫁給那些看不上眼的男人的。

(五)

真情假意，他愛過她的青春美麗；再回頭，原來她一生最期盼的是不辜負所愛。

讓自己動過心並錯過的人，看似像夢中逝去的河水，再無波瀾，但那個人其實已經永留在心底。

關鍵時刻，當他落到了風暴的中心，余若水仍放下尊嚴，放下心結去伸出援手，都只因她還沒放下他。

情即真，真亦情，情以真撼人。

無論是小說，還是詩歌，最好的抒情手法就是真。沒有什麼比由衷而發的情感更為打動人心。

《風塵芻狗》中最感人的一幕是余若水拿出了演員演戲的本事，為了營救受審查的吳不群，她把自己拖進了這幕戲裡。

書中是這樣描述的：

公安的人又來抄家了，公安人員“從一塊破損的地板底下搜出了一卷紙，吳不群的女人並不知輕重。余若水嚇得臉已發白，趁著那公安還未打開那卷紙，閃電般地撲上去從公安的手裡奪過，下死命地撕扯著。公安上前搶奪，余若水喊著：這個不能給你，我倆以前好過，這是我給他寫的情書。說著，那卷紙已經被撕得粉碎，有幾團還塞進了余若水的嘴裡。公安拾起地上的紙屑，連同余若水也一起帶走了。”

她吞下去的是吳不群手抄的“詩稿”。

到了公安局，她只能繼續演戲，搞得像真的。

作者通過抒情于事的敘述方式，把某種情感隱藏在了細節中，耐人尋味。余若水或許是愛情裡最捨得清的女人：當愛而不得時，懂得主動放手，維護自己的尊嚴。

吳不群被放了回來，當天晚上她摸著黑敲開了若水的門。若水以為是他和他妻子一起來致謝的，但當吳不群獨自閃身進門後，他“一把就將余若水緊緊地摟抱在了懷中，接著是不容置疑地狂吻。這一刻，如仙似醉的這一刻仿佛十年前的那一刻，她沒有勇氣推開他……他喃喃自語般地：‘我錯了，我錯了，你該是我的……一切都該是我的……’他端詳著她的眼睛，還是那樣真



徐希媚《風塵芻狗》新書發佈會部分與會者合照。

誠、純潔、乾淨，只是多了些迷茫、哀怨，淅瀝而下的淚滴，滿含著酸楚、痛苦和悔恨……”

吳不群畏縮不前，將不幸和黑夜扔進心上人的心裡；余若水挺身而出，為了不辜負自己曾經所愛。

(六)

“菊影梅魂蘊異香，素心雅韻自生色。”

這是我曾經為希媚老師策劃的國畫個展的主題，其實這也正是她靈魂的寫照。我很羨慕她無懼年齡，對人生追求從不設限，並把每一天都過得充實且有意義。什麼年紀做什麼事，只是用來框住那些只願意被困在框裡裡

的人的。

日出日落，春夏秋冬。

希媚經歷過如霜歲月、家國戰亂、人性的險惡和命運的苦，如今已白髮如雪，但仍笑靨溫軟。這二十萬字的小說該是她在倍嘗了人生的痛苦之後所得到的超脫，也是她對自己的超越。

每個人的一生都是一本書，但能真正把書寫出來的有幾人。

何況已是耄耋之年。

希媚老師做到了。

《風塵芻狗》是一面鏡子，也是滔滔歷史洪流中的回聲。

映霞

# 歲月靜好下的亂世書寫

## ——讀希媚長篇小說《風塵芻狗》

淳子

(接上期)中華人民共和國了。

余多駿一家從繁華上海遷移哈爾濱，支援東北建設。

“反右”運動，余多駿和兒子若金被“組織”劃為右派，關入勞改營。

生靈塗炭。

城市戶口因“反右”消滅。

女兒余若水參加慰問演，換得豆腐渣、甜菜根。探監時，小心翼翼遞進窗口，拯救了獄中饑餓的親人。

余多駿保外就醫。

那是全家人等待、申訴太久的結局。

新的轉折。

余多駿過分繃緊的神經擺脫了約束，他獲得了新的人格。他滿足了。

也就是上帝休息的那一天，余多駿放飛了自己。他自由了！時年四十有九。

女兒余若水除帳買棺木，給了父親最後的尊嚴。

“在最黑暗的夜裡綻放，迅速闔上，落地”，如此而已。

希媚的筆，如她的潑墨，飽蘸人文底色，在悲情和不平中，寫出了知識份子的自尊、隱忍，寫出了無以言說的高貴和燦爛潔淨；寫得收放自如，轉折跌宕。小說第二部。

第三代主人公余若水，承襲了父輩的命運，繼續在歷史的洪流、嬗變、動盪中浮沉。

在這一部，我聽到了一個女人的獨白，一種獨特的調性。

余若水離開東方小巴黎的濱城，去更苦寒的地方追尋戲劇之夢。

北疆文工團領導心懷仁慈，故意忽略了她“糟糕的”家庭出身。

鐵罐時代，告密、懷疑、算計、背叛成了生活常態。正直良善的人，常被莫須有的罪名審判、槍斃，宣告為人民公敵。

自卑的余若水，躲進戲劇，規避險惡。

她具有表演天賦。她總能站在聚光燈下。因此，她可以多一份忍和熬。

然而，嫉妒登場了。

她被批鬥、反省，一屋子的大字報覆蓋

了她的青春和美麗。

她被趕下了舞臺，打入煉獄。

如猶太人，被蔑視、驅逐。

整個世界就是一個草台班子。

中國的政治舞臺，繼續演繹著主宰民族命運的戲碼——最高領袖相繼去世，接任者上臺、下臺，朝政顛覆、復辟……蝴蝶的翅膀。史書中無關痛癢的一個概念、一個事件，往往關聯千百人的悲歡離合、一生一世。

張愛玲的祖母在為李鴻章哭靈後說：“活著，便是一件大事。”

對於余若水，不僅要活著，還必須有尊嚴的活著。

為了改變骨頭的顏色，她選擇嫁給紅色血統的退伍軍人。

她成為教師，三尺講臺上，找回久違的價值和尊嚴。

她有了孩子，一米陽光照進生活。

命運忽然拐彎。

話劇團接她重回舞臺，鳳凰涅槃。

故事結尾。

若干年後，余若水創作的電影《泣血北疆》首映。

劇院。

驀然，見到初戀。

四目相視，心中千山萬水、兵荒馬亂。

于女人，愛情就是生命，就是全部。一生只有這麼一場。

初相遇，如花美眷。

她愛他，他也愛著她的吧？但是不能。

政治阻隔了他們。

《芳華》中的“觸碰事件”，用最尖銳的繡花針，挑出了人性的黑暗和幽微；希媚的筆，亦觸碰了人性的底線——作為女主角的余若水，在“事件”中，以勇敢和良知保護了初戀，守護了“潔淨”。

曾經，他們在話劇《於無聲處》中演繹了一對戀人。

隔著半生，他們在劇場相遇。

“我們只能在夢境裡安寧。”

這是中國人的讖語。



徐希媚和她的畫作。



徐希媚在新書發佈會上講話。

沒有勝利者，只有詩人里爾克的“堅持”。小說結尾頗具張愛玲《十八春》的味道。然，八十年代，在美國，張愛玲將《十八春》團圓的結尾刪除了。

第四場

時間從不缺席。2024年的一個週末，我們在希媚家辭舊迎新。天空塗著鸚尾花的藍紫色。希媚的畫作散落在鋼琴邊，沙發後，案幾上。她如小說中的余若水，炭灰色的衣裙，時髦的卷髮，靈動的眼風，漂亮，優雅，溫潤。她端坐在那裡，年輕美麗的女子悉數黯淡。眾人請求下，她拿來相冊。她的舞臺劇照，引來一片嘖嘖讚美。她恰喝了一點酒，雙頰瞬間桃花般暈染開來。導演張華潔坐在希媚對面，他道：“我始終沒有放棄為你拍一部短劇的計畫。”

希媚淺笑。酒足飯飽，詩人映霞起頭，開始討論《風塵芻狗》的結尾。

莎士比亞悲劇？中國傳統悲劇？抑或薩特？加



獻詩（李振國撰、陳世豪書）。

繆？

錢穆在《國史大綱》中說：“對其本國歷史略有所知者，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以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”。

世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。他們始終都在那裡。

宗祖國已經遠去。

苦難，已成定局。

希媚和她筆下的“他們”失去的太多。

希媚選擇放下，寬恕。

所有的罪與罰，以基督的名義，塵歸塵，土歸土。

所以，她決意保留小說的原結尾。

無論世事如何，她始終選擇善良，選擇愛——不需要理由。

她註定用一生去懷念那片土地——

夢中，一棵白樺樹開出花來——一部民族歷史，一部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的歷史。

希媚做到了。完成了。

樓下教堂，晚禱的鐘聲綿延不絕。

我預測，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，希媚的文字將如鐘聲，敲擊著我的心房和心室。